

THE STORY OF
FLEETING LIFE

下

浮生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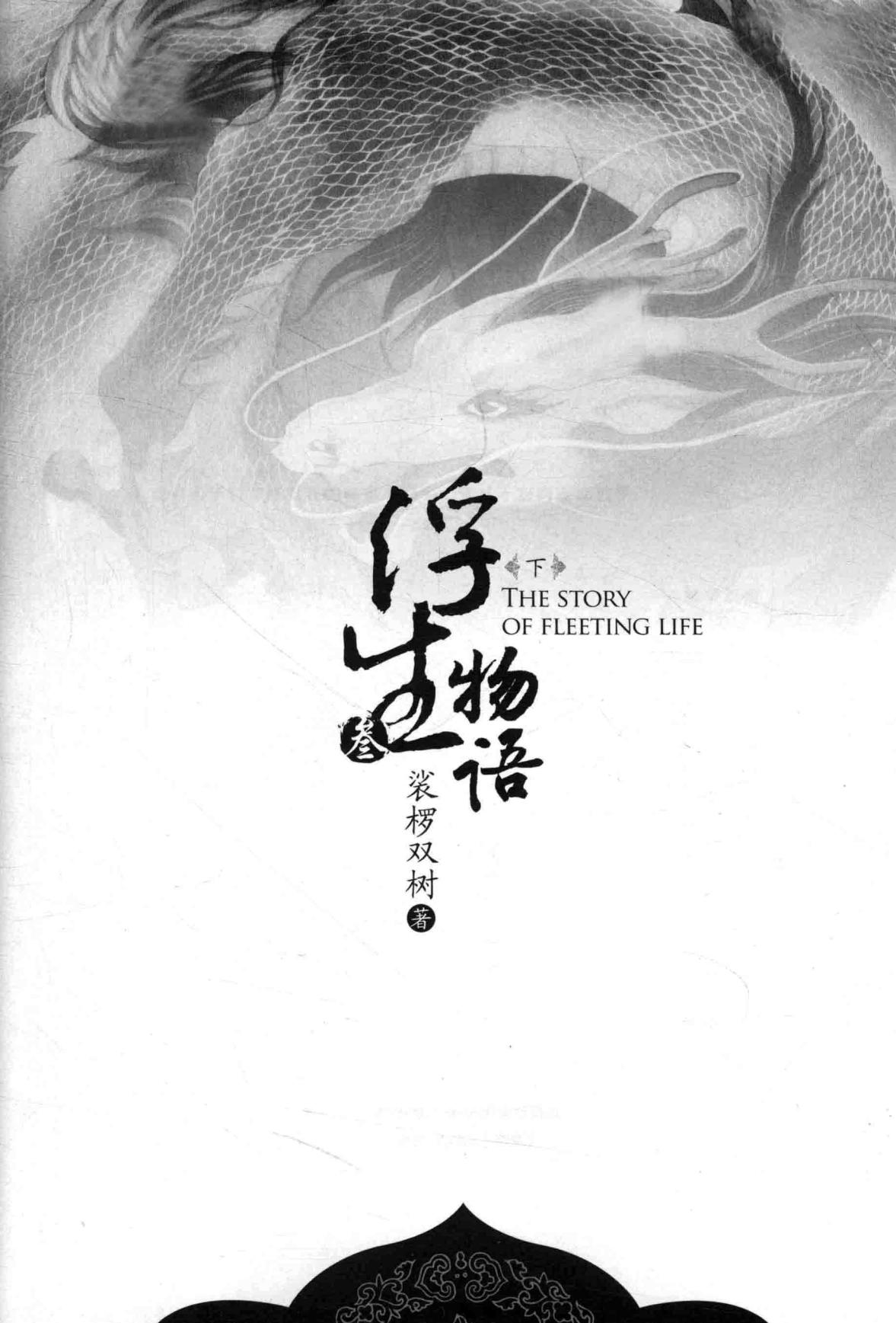
卷

裟椤双树◎著

世事皆如浮生之茶，
苦涩之后，更显甘甜。



WRITTEN BY SHALUO SHUANGSHU 2014
CONCEIVED, CREATED, AND DESIGNED BY ZHIYIN COMIC



浮生物語

下
THE STORY
OF FLEETING LIFE

卷

裟椤双树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物语 .3. 下 / 裳椤双树 著 .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4

ISBN 978-7-5145-0706-5

I . ①浮 Ⅱ . ①裳 Ⅲ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6664 号

本书由裟椤双树委托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中国致公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浮生物语 .3. 下 裳椤双树 著

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东区 15 层)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责任编辑	王 聰
特约编辑	许立为 耿 婷
装帧设计	方 薇 杨 阳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34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45-0706-5
定 价	26.80 元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我们给予对方最实在的尊重与自由，但从不曾对彼此放手。

——裟椤双树

目
录

287

后记

175	139	103	071	037	007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海囚
致爱	月老	解王	玉官	冷冷	



浮生物語

下

THE STORY
OF FLEETING LIFE

卷

裟椤双树
著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我们给予对方最实在的尊重与自由，但从不曾对彼此放手。

——裟椤双树

目
录

287

后记

175	139	103	071	037	007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海囚
致爱	月老	解王	玉官	冷冷	



【海因】

● 楔子 ●

我亲爱的未知：

亲爱的娃，你要知道，妈妈曾是一个特别散漫的妖怪，不爱长期吃同一种食物，不爱长期留在同一个地方，更不爱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妈妈长时间地留在同一个城市，长时间地经营着同一家店，也长时间地对着同一张老脸，我是说你爸爸。所以妈妈想表达的是，世上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恒常不动，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如同你在妈妈的腹中不断成长，而妈妈也在这个宇宙的腹中继续成长。对于一切的“变化”，学会适应沟通，以及创造，远比抗拒要有意思得多，也能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得多。

所以你看看外头，尽管乌云遮日、惊涛骇浪，妈妈依然能坐在船舱里，安然不动，满怀幸福地给你写这封信。而你爸爸就像个疯子一样，一会儿去接被晃下来的盘子，一会儿拿屁股抵住移动的柜子，一边蹦跶一边咒骂，说风浪要是再不停止，他就要下海发飙。孩子，你爸身为一条东海的龙，海洋对他而言，应是乖顺的仆人，而不是说翻脸就翻脸的女王，有他敖炽在的地方，每一寸海水都应风平浪静，不得造次。可惜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海域显然没有给他面子，从纽约港到大西洋，我们搭乘的顺风船“波塞冬号”一路向东，驶出港口没两天便陷入了各种败坏的天气。

波塞冬号是一艘商业捕捞船，这艘船跟它的老船长杰克一样，都是濒临退休的模样。所以妈妈才能以极低的价格让老杰克同意让我们一堆人上船嘛。

告别你老桥叔叔，不对，是老桥爷爷之后，这个“金鸟魄”的指环就归妈妈所有了。它真是美死了，尤其对着阳光的时候。算上它，失踪的十二块“青珀”，已有七块半在

妈妈手中——因为“绡狐眼”被你万恶的甲乙叔叔控制着，所以还不能完全算是妈妈的。真的很讨厌对不对，身为妈妈的帮工，却处处不给面子。不过在跟 king 比试枪法的时候，甲乙叔叔可比你爸有范儿多了，至于发生在你爸身上的种种囧事，你心里知道就好，千万不要当着你爸的面说，不然他一定会狠狠打你屁股。

今天是妈妈第一次带着你坐船，你应该很高兴吧，或许会觉得，我们的旅途越来越有趣了？你看，爸爸妈妈颠簸万里，上天下海，为了找齐那十二块石头向天界的老家伙们交差，这本来应该是一件严肃又辛苦甚至充满危险的事，可我们的脸上找不到埋怨与恐惧，原因是，我们在为心中重要的人，做重要的事，于是，心甘情愿。

妈妈说过，去哪里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去。以后，你也会遇到这个甘心与之海角天涯的人。

纵然剩下的路可能还很长，危险很多，纵然妈妈的茶叶没卖出去几罐，纵然妈妈此刻身在一艘小破船上乘风踏浪，妈妈还是会将这一场旅行继续下去。尽管你爸爸是个老年多动症加唐僧唠叨症患者，你九厥干爹也很不要脸地偷喝老杰克的威士忌，甲乙叔叔依然面瘫不讨人喜欢，可只要他们在，世界就很安稳。

宝贝儿，外头风声呼啸，海浪声一阵高过一阵，其实，妈妈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去，这回，“金乌魄”只小气地给了我们一个字——海。

很难理解吧？实话说，妈妈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可并不喜欢水，大概与我幼年时的一次事故以及你子森伯伯有关，这个，下次再告诉你。所以，妈妈也并不太喜欢大海。但孩子，海洋是另一个世界，鱼与珊瑚，怪兽与妖精，不为人知的秘密深深浅浅地藏在深不见底的水下，偶尔来见识一下也不坏，如果能吃到新鲜海鲜，就更不坏了。妈妈非常热爱烤鱿鱼！

只是，我们已经在这片不着边际的海域上航行了一周，烤鱿鱼没有，麻烦倒是有一点点……

1

“船出了一点小问题，各位不用担心。”摇晃不止的船舱里，老杰克叼着从来也不点燃的雪茄，抱歉地朝我们耸耸肩。

“小问题……”敖炽低头看着已经漫过脚背的海水，淡淡道，“死老头，你的船在漏水！”

“啊哈哈哈，是啊是啊，小问题小问题。”老杰克打着哈哈，手忙脚乱地在驾驶台

旁的箱子里乱翻一气，最后，拿出几个小纸盒，朝我们几个手里一扔，“一人一份。”

如果不是敖炽及时抱住了我，老杰克已然死于我的无影脚下。

创可贴！他居然给我们一人一盒创可贴！他天真到以为创可贴能拯救一艘漏水的小型捕捞船？！

“我警告过你许多次了，放弃各种大幅度动作！”敖炽松开我，狠狠将手里的创可贴砸到老杰克脸上，“这艘船早该报废了吧！你居然还敢用它揽生意！”

老杰克一点也不生气，捡起落在地上的雪茄放回嘴里，发红的老脸顶着一个大大的酒糟鼻，笑嘻嘻道：“波塞冬上了年纪，船跟人一样，老了就难免有毛病。这片海域有不少暗礁，万一船沉了，你们落水撞到礁石有外伤的话，创可贴就有用了。这是我唯一能给你们提供的福利了。”

这种神逻辑是怎么回事？！果然便宜无好货，当初若不是我贪图老杰克开出的租船费够便宜，现在也不会站在一艘将沉的破船上无语望大海。

“行走江湖，最忌一个贪字。”甲乙靠在舱门处，没事人一样横抱着手臂，“屡教不改。”

浑身酒气的九厥醉醺醺地捏着两个汤勺，坚持不懈地将船舱里的水舀到外头，边舀边口齿不清地说：“众志成城，共抗天灾！加油！”

叹息，沉船加上面瘫与醉猫，人生真是灰暗。

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打晕老杰克，敖炽切换到运输模式，奔船上天。（敖炽拼命挤进镜头：“解释一下啥叫运输模式？那叫神龙变身好吗！”）

“哈哈，大家放心，我尽量坚持。只要引擎还没坏，咱们可以选择最近的岛屿靠岸。”老杰克转过头去，继续专心掌舵，“老杰克对这片海域熟悉得很，对我有点信心吧！”

外头的风浪越发狂暴，我们的波塞冬号艰难地在风口浪尖上移动。我从布满水渍的窗口朝外张望，只看到一个扭曲虚迷的世界。澄清一下，我选择老杰克的船，不光因为他收费便宜，还因为他说他的船没有固定航向，收到哪里有可供打捞资源的消息就往哪里去。这次收到的小道消息，是纽约东部的海神湾处，有一艘百年前的沉船，好运的话，必有收获。老杰克还说，这消息是他拿最后的一点财产换来的，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去拼一拼运气。我体谅他一把年纪还要拿命去换钱的遭遇，再加上一点点对于沉船的好奇，又加上他承诺，如果这次出海真能捞到油水，说明我们就是他的幸运星，他一定会将捞上来的第一件财物送给我，我这才义无反顾选择了搭乘他的波塞冬号。（嘘！最后一个理由我没告诉敖炽他们。）

“你确定你能靠岸？”我怀疑地打量这个神情专注、圆胖得像一只大海龟的老头子。他转过头，朝我一挤眼睛，扶正歪到一边的破烂船长帽：“能！”话音未落，耳畔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一个大浪铺天盖地而来……

2

这里的天空永远不止一种颜色，七彩祥云与女仙们明媚的衣衫交织璀璨，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这片永无阴霾的景色，哪怕千万年来它一成不变，辉煌到有点虚假。

如果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你，世界上有一种天堂，那里只有光而没有阴影，不要相信他。

有光的地方，就有各种阴影，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茂盛的果园里，十来个圆圆滚滚的仙童正爬在高高的树上，熟练地摘下成熟的果实，交给树下那群提着竹篮的女仙。点清仙果数目后，女仙们驾云而去，轻语娇笑，飘飞的纱裙在空气里留下淡淡甜甜的味道。

明日便是天后寿辰，天界照例大摆筵席，届时，大小神君皆携厚礼自四面八方而来，珍宝瑞兽齐聚一堂，可说是一年中最最热闹的一日。当然，这也是负责天界后勤工作的小仙们最最忙碌的时候，个个忙到手脚并用，连打个盹儿的闲暇都没有。

泛着淡淡碧色的石径蜿蜒向前，由果园到宴会现场，这是最近的一条路。

远远地，一个人影慌张而来，走几步跑几步，似在胡乱寻找什么失物。

突然，白绣鞋踩在自己的长裙上，“扑通”一声，寻找失物的倒霉鬼毫无形象地趴在地上。一定很疼，不然，那双大大的杏核眼也不会瞬间飙泪，淡红的嘴唇也不会瘪成一条难看的线。

“没事吧？”一个轻轻淡淡的声音从头顶飘下来。

“有事！”摔倒的家伙头也不抬，没好气地说，“我的果子少了一个！”

“你老趴在地上，也找不回来呀。”站在面前的人轻笑道，“你又不是天界的神犬。”

这是赤裸裸的嘲笑吧？心情坏到极点的她皱起眉头，粉拳擂地，“呼”的一下坐起来，抬头怒斥：“大胆！你竟敢……”

她的怒意，到此为止，在她看清那个逆光而立、长发素袍的男子时。

“啊！空谷该死！”她身下像安了弹簧，瞬间站起来，躬身行礼，磕磕巴巴道，“不知神君到此，多……多有冒犯！”